



2018—2022 之间的主要诗歌作品)、《删述之余》(1985—2021 诗歌自选集)。

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他坦言,“80 年代被浪漫化了”。“确实,没有个性的‘好诗’(它们的词汇、语法、情绪已经被反复写过)泛滥的情形,在那时还没产生。但 80 年代一定要在它一去不返后,才会勾起人们的乡愁。不同人的回忆是不是事实不重要,重要的是人们把自己现在成为不了的那部分投射在叙述里,自我感动,自我神化。我对这些总的来说比较警惕,兴趣也不大,但不得不承认,80 年代是现代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。在战争年代、自然灾害年代、政治动荡年代,唱主角的都不是诗人。80 年代之所以给人幻觉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时候诗人、小说家与思想家构成了一个共同体,扮演了传奇的角色,这在中国近一百多年里是仅有的。80 年代的历史形象和 80 年代的结束有很大关系,大历史的突然介入,强行终止了这个时代,在这之前,我们都认为自己的小历史就是大历史,这时才突然意识到大历史和小历史是不同的。我个人认为 80 年代的传奇性和狂欢性并不能证明它是一个大历史,它只是散布着大历史

的氛围和气味,实际却属于一个漫长的历史过渡。然而 80 年代的无数小历史所构成的幻觉,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耗尽其能量,我们每个人可能还在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还没有结束的、残余的 80 年代。”

“80 年代构成了我写作很重要的一部分,1984 年的《悬棺》可以视为我的诗歌起源,1987 年的《玻璃工厂》《汉英之间》一直传播得比较广泛,后来 1990 年的《傍晚穿过广场》、1994 年的《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》,则是关于 80 年代在不同意义上的终结,也是我的转型之作。……为什么生活在消费时代的我们会这样缅怀 80 年代,因为它爆发出的文学的、精神的能量,曾极大震撼了中文和使用中文的十几亿



上图左起:顾城、于坚、北岛。

下图:左起西川、唐晓渡、欧阳江河、王家新、翟永明、王瑞芸、臧棣,1990 年代中期,摄于北京。

人,让人们短暂获得了语言和心灵的抗体。不管我们后来怎么看 80 年代,我们都要感恩这点。”

花甲之年的西川回忆:“我是在(北京大学)五四文学社认识的骆一禾,但是海子并不是五四文学社的。他是快毕业的时候,给中文系的《启明星》杂志投稿,杂志的负责人沈群看了他的一组诗歌,就跟我讲,海子的诗写得好。我通过沈群认识海子,海子、骆一禾和我,后来就来往比较多了。”

西川眼中的骆一禾,是一个理想主义者。“对于文学的理想,对于国家的理想,对于生活的理想,人究竟应该有怎样的生活,他都有自己的想法。骆一禾对我最大的影响,其实是一种气质,一种文化气质,一种对世界的关心,一种问题意识。”海子则是“干干净净,平易近人,使人想跟他呆在一起”。“那会儿我给另外一个人写信,说海子将来一定会变成非常重要的人物。……是的,我愿意用‘天才’来形容海子。他写生活,写家乡,写历史转折大背景里产生的稀奇古怪的想法,写出了中国农业文明的挽歌,抓住了别人抓不住的问题。”

风华正茂的年纪,“北大三剑客”